



文—Satilo A. Cikato pay/蔡中涵 (醒音科技大學榮譽教授、語推組織及瀕危語言計畫評鑑委員)
圖—政治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

民族語振興は取り組みのみならず使命である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a Vocation But Also a Mission

族語振興不只是工作而是使命

2017年6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通過，又一次掀起族語振興「運動」，這次運動的振幅不小，一鼓作氣吹生族語，成為風行全部落進而全民使用族語運動的氣勢。

將族語融入生活的師徒制

去年有幸參與了幾場「瀕危語言」的評鑑工作，其師徒制族語學習方式就吸引了我，因為過去一直以來的族語教育對象是小孩子，但是師徒制的主體是青年或中生代的族人，看他們牙牙學語，很難想像那就是我們的族人，怎麼把自己的「母語」說成那麼卡卡的，連原鄉都這樣都會區更不堪想像。今年再去看他們，面對同樣的師徒，徒弟不但可以跟師傅用族語對話如流而且還滔滔不絕，族語本來就是要在生活中「學習」得來的，而不是「教」會的。這次政大專管中心特別另外邀請各該族也是師傅級的兩位人員擔任評審，當他們時而點點頭，時而微笑，就表示滔滔不絕是有內容的，這是很貼心的設計。師徒每天生活在一起，這也證實了要有族語的環境母語才會成長，更說明了母語要在日常生活中傳承才會活的健康長命，這點可以給族語推動的工作者一個很好的啟示。

語推組織的執行與問題

今年族語振興運動又有新的發展，原民會頒布一



評鑑委員們討論泰雅族語推組織期末評鑑紙本資料。



太魯閣語推組織評鑑合影。

連串的策施，諸如各縣市鄉鎮設置語推人員，16族成立語推組織，一時間好像全國全部落都動起來了，族語的振興工作已不只是族語老師或語推人員了，而是所有族人都一肩挑起這些重擔。這不用深奧的思維邏輯就知道，為了族語全族人向前齊步走，光是那一股聲勢就會把族語帶上來，輕而易舉地傳播開來、流行起來。

但是，走訪了一趟「語言推動組織」（以下簡稱「語推組織」）期望和現實卻有很大的落差。或許是因為今年（2019）3月才倉促上路，各「語推組織」仍未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有下列問題尚待釐定解決。

第一，「語推組織」不知道自己的職掌。

有的已經很清楚地規劃了自己要做的工作，並且分成中、長期來規畫，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期中完成了哪些工作期末要做完哪些項目，由此就可進一步做規畫未來還要做哪些工作。但是有些「語推組織」卻還在摸索，不知道自己的職責是什麼？哪些工作的輕重緩急抓不住要領，因此，就花時間去參加一些不相干的活

師徒每天生活在一起，這也證實了要有族語的環境母語才會成長，更說明了母語要在日常生活中傳承才會活的健康長命，這點可以給族語推動的工作者一個很好的啟示。



動，美其名為那些活動也在做語推的活動。

第二，到部落訪問或召開會議，由於專職人員在地方的人脈不夠就得透過村里長、地方上有力人士或教會來召集人員。在部落青年人大都到田地或山上工作，因此參與會議的大部分是年長者，他們的族語說的很流利，而「語推組織」的專職人員因年輕族語能力無法表達清楚，講國語年長者又只聽懂一些些。因此，結果都一樣：認為部落的族人不清楚「語推組織」是來賣什麼東西的人。留在部落的長者的族語說和聽的能力都好，但讀跟寫的能力就明顯的不足，「語推組織」的人員卻反而認為他們沒有語言的危機感，想要在部落開班授課教那些老人家「書寫符號」，這太折騰老人。其實原住民族使用文字只不過這十幾年光景，傳統知識全靠老人家口而相傳到今天，何不順勢去記錄他們語言表達的方式（那才是正

動，美其名為那些活動也在做語推的活動。



在此就借用前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認為：「原住民族本身功利主義的心態，是母語傳承與學習的障礙，亦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原住民族不能把族語振興只當作一份工作而是一個搶救民族命脈的使命。



音)和語言中豐富的知識，只能各別訪談才能得到原住民族知識的「原味」。

第三，有一些「語推組織」的部落盤點工作做得相當不錯，尤其部落人才庫的建立，根據各個耆老的知識專長狩獵的、漁撈的、植物的、動物的分門別類，這些知識才是建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重要的文化寶庫。但是，另有一些「語推組織」還不是很明確的知道要盤點那些項目？它的目的為何？就只派年輕的專職人員下部落，他們的族語交談能力不夠，又受限於自己對原住民族文化認識不足，因此只能在文書作業列舉一些名單，像這樣建立的名單就很難發揮它極佳的功能。由於不知道做什麼事，就只好去「輔導」地方成立協會或參與地方性的會議，一下子把自己的角色拉到高處，認為只要是跟族語有關的事務，就想「指揮」其他社團，方向走偏了盤點的工作就無法落實。



參與撒奇萊雅族期中評鑑。

還聽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年輕一代的原住民接受了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和概念之後，到了部落反過來卻要糾正老人家的族語講的不對，這是倒因為果「語法正確但文化不對」的荒謬現象，這種態度將會從根本上破壞民族的語言文化，比禁止說族語的傷害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四，語推人員要有廣納各方言別的心胸才能成事。原住民族有幾個人口較多，又橫跨數個縣市的族群，各具有不同表達語言的習慣和方式，語推人員在訪查各部落時，也會用自己最熟悉的用語，因為這是長期以來的生活習慣，就會忽略掉其他方言群的感受，配合度就會大打折扣，人之常情嘛！語推人員就要適時調整心態而不是把自己認為的事強加在他人身上，才能夠真正做到語言推廣的工作。

第五，書寫符號一直困擾著各族群，即使在同一族群內部也有各自的堅持，要有共識是一件很艱難的工程，各「語推組織」都在進行書寫符號的統整工作，如能取得共識當然大家鼓掌叫好，不行，那就相互尊重。但是，我也發現有一部分主事者的「本位主義」很強，說



擔任期末成果發表會主持人。

的、寫的都以自己的方言別為主，無形中在內部就在分別他／我，這也是「本位主義」在作祟。常言道：有共識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形成動力，有了動力語言才能推動。

尤其甚者，書寫的資料使用了一些很偏僻、艱澀的用語，而讓人卻步。公開的文書資料應該使用通俗的日常生活用語，就會有很多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語言就越流行不必用力推，語言自然也會活絡起來。

最後，必須一提的事是「協會」和「語推組織」在人事與業務上混淆不清。當初原民會委辦給各族群現有的「協會」承辦，一開始就引起其他協會的不滿和抗議，咸認為該協會的人員和業務根本就不適合做語推的工作。真正承接了「語推組織」的工作之後，就發生「協會」和「語推組織」內部人員和經費的交流運用，在期中評鑑時還看到拿「協會」的工作當作「語推組織」的業績。到了期末一些有責任感的主事者就很明確的切割「協會」和「語推組織」的人員和經費，但是，還有一少部分仍然糾纏不清，語推的工作進展令人堪虞。

以族語振興為使命

我們推動族語振興的工作少說也有20多年了，政府從早期的「鄉土文化」課程，到「原住民族文化振興發展六年計畫」挹注了不少經費，也動員了許多人力，族語的成效不如人意，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實。我們現在的族語教育一切以族語認證為首要任務，族語認證真的是一個民族語言文化振興的萬靈丹嗎？2008年有一個統計不支持族語認證在原鄉有71.2%，在都會區也有73.9%，其結果是原民會2014年指出族語考試通過率在2007年有77.22%，2010年70.8%，但是到了2014年卻大幅下降到不及格的56.20%。為何會有這種結果，除了考試的方式應該翻天覆地的檢討之外，族語認證委員的能力和心態不無可議之處。在此就借用前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認為：「原住民族本身功利主義的心態，是母語傳承與學習的障礙，亦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原住民族不能把族語振興只當作一份工作而是一個搶救民族命脈的使命。◆



Safilo A. Cikatopay
蔡中涵

台東縣阿美族人。東京大學國際學碩士、社會學博士。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創辦人，現任醒吾科技大學榮譽教授。走遍南島20餘個國家和地區尋找並驗證祖先的足跡。